

董新铎的地域文化“四部曲”

石榴花开

◇ 孟学礼

五月是百花争艳的季节，到处生机勃勃，热情洋溢。

绿茵如海的万木丛中，一片片拇指指尖尖的绿叶附着在一束束枝丫上，在太阳的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绿叶之间，不时有一枚拇指大小的花骨朵，艳丽至极，似一团火焰在燃烧。这，就是五月的石榴树。

四季轮回，到了中秋，大地经历了酷热，气温渐凉，一朵朵红花变成大肚子小嘴巴的球形果实，沉甸甸地从枝头垂下来，在绿叶丛中炫耀自己，以至于把绿叶衬得都不引人注目了。一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光彩夺目、圆润的、橘黄色的果实。这，就是盛果期的石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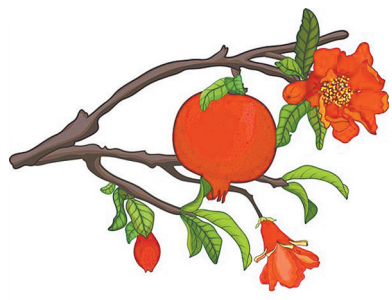
你看，那些石榴果实的肚皮上还泛着红光，被里边的“孩子”撑得裂开缝隙，连里面籽粒也闪着晶莹剔透的红光。

此刻，你若感情丰富，就会触景生情，看到那些石榴籽，就会想到它的味道，甜中带酸，那味道会刺激你神经，让你嘴巴里的舌沿下顿时冒出一汪口水，一股酸甜味顿时充斥了干枯的口腔，甜滋滋的，似乎已经品尝到了石榴的美味。

笔者对石榴情有独钟源于孩提时代。在社会经济尚不发达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老家宅院里有大小5棵石榴树，可能是早逝的父亲期盼子孙满堂家族兴旺的缘故吧，在与伯父两家合住的一个院子里（那时住房紧张，一处宅院住好几户人家），从南到北，中间一分为二，一家占一边。父亲在属于自家的空地上种了5棵石榴树。每年五月，石榴花开，树枝上挂满了“红灯笼”，鲜艳无比，把整个农家小院装扮得跟花园似的。

石榴花虽多，并不是每个花朵都结果，它分雌雄，几乎有一半的花蕾在花期过后就离开枝条，落在地上，化作春泥，腐化后变成养分反哺着母树，剩余一部分吮吮着树干的营养，开始孕育籽粒，肚子慢慢变大。其间历经风吹日晒，暴雨侵袭，三伏炙烤，在逆境中逐渐成长。

要想吃到如意的石榴，需要精



心管理和呵护。在果实逐渐变大期间，是最容易发生病虫害的时候，虫子爱钻进里边，偷食甜蜜的籽粒。那时，一般都用最简单的农药“六六粉”对水拌成泥状，再把旧棉花捻成指头大的小球，蘸上药泥，塞到果实开口处，按紧，阻断虫子的入口。每年七月份，是施药的最佳时机，早了外形还没有长成，晚了虫子就住进去了。

哥哥姐姐都忙于农活，这些活儿一般都是我的任务，等到星期天放学，像猴子一样爬到石榴树上，一手拿着拌好的药泥，兜里装着捻好的棉球，因为是在半空中作业，麻痹大意不得，一不小心就会从树上摔下来。一棵树上石榴的农药施完，回到地面，虽被累得腰酸腿疼，但抬头巡视自己的杰作，也很满足。隔一段时间，还要检查一下棉球是否松动脱落、是否需要加固加药。

每年中秋节前，是石榴的收获季节，石榴也是中秋节晚上祭祀月老的最佳供品。小脚的母亲会选择五个又大又圆、通身泛着红黄色大小相同的石榴放在盘中，几块碗口大的老式月饼，摆在院子中间的小桌子上，面对夜空的月亮，插上三根香，让我们兄妹几个跪拜月奶奶，祈求保佑一家老小无病无灾，平平安安。

掐指算算，时光已过去四五十年，姐姐已步入古稀之年，几个哥哥都住进了新农村，那处生养我们兄妹七人的老宅院早已无人居住，荒芜多年，夯土建造的院墙不知何时倒塌，留下的只有残垣断壁，房顶上的青瓦片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淹没，院内的几棵石榴树也没了踪影，昔日的蜂蝶亦不知道飞到了哪里。

浪费一段好时光

◇ 马红娜

好时光都很短。我以为最好是用发呆的方式来浪费。

比如一场春雨的间隙。可以看看雨滴，甚至可以数数一分钟能有几滴雨滴落下来，可以看着檐雨击起的水花破灭后荡起的涟漪一圈圈延伸，仿佛无穷无尽。

文青们都喜欢在这样的好时光捧书闲看，我以为这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挤压时光。听雨、看书，似乎是很浪漫的事，我却以为这恰是在亵渎这场雨，亵渎了自然送来的礼物。

看书是美好的事情，看雨浪漫而落，又何尝不是更美的事呢，两者又岂能左右兼顾，大抵会看着书忘了雨，或者看着雨而忘了书。书可以稍顿，雨却不等你，她只管自己快意。

两者相权，我选雨。再如一片叶子起舞的瞬间。叶子在枝头怡然自得，我自管盯着她，眼波随她的节奏流动，从左到右，从上而下，乐而不疲。她和左邻右舍随兴打着招呼，她也随着她的访问相看一眼。看见有心意相通的，就把目光转移了去，再看，再访，再转。

等把整棵树都看遍，就连连枝，虫洞，断枝，残叶，也都通通给她们想个坚韧不拔的故事，臆断一些她们成为现时模样的细节，为她们的遭遇感叹一番，赞许一番，好像从她们的不屈斗争中得到些人经验，这才意味未尽，撒步而去。

又如一只蜜蜂在花蕊忙碌的寸光。

蜜蜂不耐人的打扰，要看她忙碌的样子，非得等她忙到忘乎所以时才才行。她在花蕊上停留的时间不长，仿佛她只是在花心里休息下腿脚，翅膀振动的频率都不曾放缓。从花蕊到花蕊，她抬腿振翅，一头扎进蜿蜒曲折的花蕊间，后腿

董新铎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逾20载，初期从散文、短篇小说到报告文学收获了一些可圈可点的零散作品。从2017年开始，堪称董新铎的发力期，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文学推土机”效应。长篇小说《误入夜郎国》成功在红袖添香小说网连载后，他用4年时间写出了当时色彩斑斓的社会现象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以对历史地域文化的多维描述，对当时的社会做了艺术性的表达，充分显示了长篇小说的历史文化力量。

董新铎工作生活在平顶山，平顶山的地形构造和丰富的山水资源，孕育了平顶山地域人文结构的多样性，这种人文多样性存在于不同村落、不同阶层乃至不同时代。但是，从全国的视野看，平顶山地区的传统性、方言性、民间性的地域文化，又令其有着独特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隐居于过去的或者现代的、真实的或者传说的人物和事件之中，成为中原地域文化的另外一个地标性事件。这种地域文化事件是隐性或者半隐性的，是体征显示却又碎片化

的。这种地域文化事件隐身于大山、村庄、庙宇、市井以及古宅旧书之中，像山里的野葛根一样粗放地生存，普通的茎蔓和枝叶并不起眼，深藏在地下的根茎却是粗壮的，极具文化营养价值。受到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民间地域文化事件面临着消失或被遗忘，并随着几代人的逝去和传统村镇的消失在日益增多。

身处喧嚣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匆匆地赶路，愿意驻足伫立，静静凝视那斑驳陆离的历史古迹、如烟如梦的旧人旧事已不多见。而愿意静下心来，细细去考究、判断和梳理那早已湮灭在历史尘烟中的脉络、线索和细节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几人愿意让岁月的沧桑来抚平自己的焦灼与躁动，心甘情愿地忍受青灯黄卷的孤寂、孤苦与煎熬？

此时，作为有责任的平顶山作家，董新铎利用4年的时间，写出了反映平顶山地域文化“四部曲”的长篇小说。

作者生活的故乡为他的地域文化“四部曲”提供了庞大的根系滋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物、文化、精神和灵感来源，也为作品打造了显著的原乡地域标识。这种标示成为董新铎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骨架，一貫贯穿于作者所有的作品之中。

作者书写的这种原乡地域文化的

印痕，和王安忆的上海弄堂、贾平凹的商州、阿来的藏区、莫言的高密一样，文章内容构成了作者及作品的精神和文化的根系。这种文化的根系由许许多多的隐性分支组成，包含了乡愁感情、民族融合、地域建构、方言特性和民俗文化等体系。这种回归原土的文化根系中挖掘叙事方向和内容和内容，是董新铎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最大思考。

反映地域文化的四部长篇小说，都将这种根系所依附的事件、人物和地理场所一件一件地梳理出来，通过对平顶山传统地域文化的更高层次的思考，用较长的时代经线和饱满的语言，还原了平顶山地区的社会变迁、风土民情、传奇人物和生活场景，从而让更多的人清晰、准确而又鲜活地了解了中原平顶山的人文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除了给人们文学艺术的美感享受外，也让读者增加了对平顶山文化特别是民间通俗文化的认知。

董新铎这种紧贴原乡故地，坚守地域文化特色的写作，显示他对故乡地域文化和民众的大爱，这种大爱不因生活环境的迁徙而改变，也不因物质条件和自身发展的提高而减弱。作者对地理意义上的地域和文化意义上的地域因素，持有高度的敏感，这是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具备的利器，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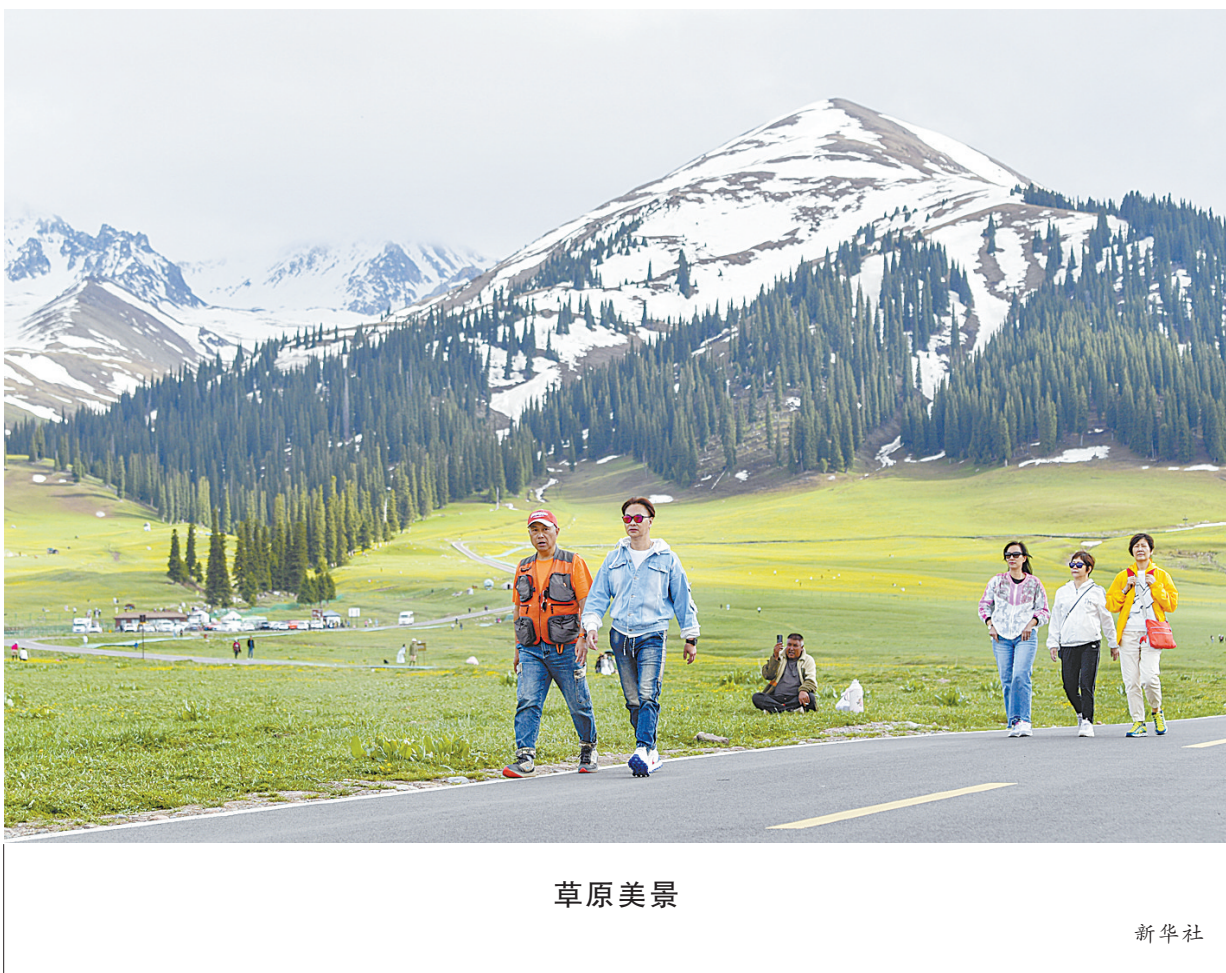
和思考惯性，对书写对象的深度挖掘和剖析都是必要的、有决定意义的。

在董新铎书写的地域文化“四部曲”四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不但是对原乡地域文化记忆的还原，也是对平顶山历史岁月里地域文化的挖掘，这四部作品会因其独特的原乡韵味和显著的地域而具有更强的可读性、生命力和历史价值，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量。

四部长篇小说雅俗共赏，结构完整，情节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作者通过长篇小说这个大舞台，娓娓道来，把平顶山历史岁月中的河谷、寺院、桥梁、村庄、乡间小路等地理标志物摆出来，形成地理布局，又把代表人物依次引出出场，各自带着自己的故事、台词以及把式，讲述着平顶山的过往，演绎一场又一场属于平顶山特有的民间大戏。

四部长篇小说在叙述历史故事内容时，都对平顶山地域文化特点做了描述，对地域文化精神做了宣示，作者描写的每一处景观中都蕴含多藏，韵味悠长，让读者领略到了平顶山深厚的文化底蕴。

董新铎书写的地域文化“四部曲”，在竭力挽留日渐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地域文化的事件记忆，它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也将随着岁月的沉淀会越来越清晰。



草原美景

新华社

天大的小事

◇ 陈雪

昨晚正准备入睡时，接到了学生家长的电话，她问：能不能让孩子换回原来的位置？她的语气透着压抑不住的卑微和讨好，她肯定觉得为这点小事打扰我很不好意思。

我先安慰她几句，然后请她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她儿子小飞同学回家后情绪崩溃了，起因是他被老师调了位置。他以前坐在好朋友旁边，课间俩人说说笑笑，但是他们控制不住嘴巴，在课堂上也会说话，不仅影响周边同学，还影响自己的听课效率。

“陈老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孩子跟疯了似的，整个人失控了，要死要活的。”她在电话那头哽咽，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挣扎在崩溃边缘的母亲，把自己埋在绝望里。

我静静地等她哭完，然后道：其实，你应该开心啊。一声细弱的惊疑沿着看不见的网线传过来。“第一，从成人的角度看，这件事很小，微不足道。但是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压垮人的从来不是事情而是情绪。”我顿了顿，继而试探道：“你之所以哭，是因为你觉得他太脆弱，不像个男孩子，是吗？”她刚平复的情绪又一次软化了，她一脸筋疲力尽地倒着她的焦虑，我尽力做一个忠实的听众。末了，我说：与其责备他脆弱，我更关心是什么让他那么脆弱？我从和她的沟通中知道，这个孩子每天六点起床，晚

上十二点多睡觉。周末排了满满当当的补课，节假日几乎没有休息过。他没有交心的朋友，也没有真正的兴趣爱好，他的世界里只有学习一件事。他的生活狭窄到逼仄，家、学校、补习班，三点一线，他的空间是如此狭窄，狭窄到他年轻的身体一直被限制在几十平方米的格子里。他的时间也是如此狭窄，狭窄到他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来听听自己的心声，心疼自己一下。也没有时间看看身边的世界，好好地亲吻下阳光与清风，好好地爱一眼这个美好的世界。他更没有时间交一两个真正的朋友，因为经营感情太需要时间和精力，他耗不起，于是他的世界里只有不懂自己的长辈，他像一片孤舟找不到可以停靠的码头，浑身充斥着疏离和孤独。他的思维更是狭窄到极点，在他的认知里，一件事要么对、要么错，不可能存在混沌的状态。他经历过学习以外的什么挑战？瞻仰过几个历史人物？看过几处曾经兵戈铁马的历史古迹？他的世界因为狭窄所以脆弱，脆弱到只装得下一种评价标准。

他没有任何支撑，坐在尚可聊得来的朋友旁边是他初三生活里唯一的光、唯一的依凭，如今这点光、这个依凭被拿掉了，他当然痛苦不堪。因为换了位置不是简单地挪开位置而已，是他内心充满的部分被突然掏空了，压垮他的是那份叫失

去的情绪。

前几天，失联多年的初中好友加了我微信，第一句话就向我道歉，这让我很莫名。我知道她这些年很不容易，大学毕业后她一直赋闲在家，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窄的世界里，与世隔绝。我以为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以至于让她那么郑重其事，原来不过是一件细碎至极的小事，甚至都算不上一件事情。她一再跟我解释当时她的真实想法，我耐心地听她说完，然后轻声道：当时我没有生气，很抱歉，这件事让你记了十几年。

其实我想告诉她：你的世界太狭窄了，以至于那么不值一提的一件事竟搅扰你那么多年。你应该拥抱广阔——空间的广阔、时间的广阔、人事的广阔，进而拥抱广阔的自己，这样才不会小事打败，才不会脆弱。

我把这件事告诉这位家长，想点醒她：你儿子需要的并不是换位位置。这几年我越来越关注学生个体心理，一直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成人把孩子的生活逼迫得狭窄不堪，让他们变得脆弱至极，可我们竟然再去责备他们不够坚强！我们是不是太高高在上了？

那些越来越不愿意和成人沟通的孩子，那些我想称之为“消失的孩子”的孩子，是谁导致了他们的消失？

树上的童年

◇ 汪树明

树，与我的童年是分不开的，它带给我无穷的乐趣和美好的回忆。

树是我们的活动器材。小学时，学校里只有一个篮球，两个破球架，轮不到我们小孩玩。家屋前后的树，就是我们的体育器材。两棵树中，绑一根棍子，就是单杠，一群小伙伴，上下翻飞，热气腾腾。榉树树干光滑，树丫多，几个小伙伴凑到一起，找两棵差不多高的树，站到树下，脱掉鞋子，在手心吐两口唾沫，搓一搓，随着观看的小伙伴的一声开始，如猫儿一样，眨眼工夫，就爬到几米高的树丫处。榉树花开时，我们会摘一束紫色馨香的榉树花，送给爱花的小女孩。秋天，我们攀上去，站在树丫上，一手扶树，一手拿杆子敲打榉树果，收集起来去卖钱、换文具。

树还给童年的我们带来享用不尽的美食。春天的榆钱、洋槐花，夏日的桑葚、杏子等都是我们吃不完的美味。榆树花开了，我们会攀爬上去，捋下来带回家去，让母亲做榆钱饭。饭还没好，那香味就会穿过锅盖钻进鼻孔。

桑葚成熟时，更是我们的快活日子。摘桑葚时，一个个脚底生风，一路小跑，眨眼间像小松鼠一样坐在树杈间，占据了“有利地形”。坐在树上，扑向我们的满树的紫、绿、白桑葚，我们将紫红的桑葚满把把地往嘴里塞。站在树下的女孩子焦急跺脚，催我们快摇晃树枝，好给她们抢拾掉落在地上的桑葚。我们稍一用力，摇动几下，熟透的桑葚就悠悠地飘落，混同嬉闹声，抖落一片。女孩子们，边捡边吃，口袋满了，嘴上也像涂了颜料一样，互相挤眼伸舌搞怪取笑着。

我比别的小伙伴更幸运的是，家里有一棵黄杏。麦收时，杏子要成熟了，满树金黄。此时，学校放暑假，别的小伙伴挑猪菜、割牛草、帮做家务，而我的任务是看护杏子。我在树丫上搭上两块木板，一块做坐凳，一块当书桌，树上凉爽宜人，边吃熟的杏子，边看小人书，逍遥如仙。路过的小伙伴们无比羡慕地仰视着我，口水往肚里咽，我也因此成了“孩子王”。他们对我言听计从，为的是能“赏”他们几颗杏子。

岁月流转，童年的时光早已远去，曾经带给我无数快乐的树也早已不知踪影，可是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却仍然枝繁叶茂，每每想起仿佛还在昨天。

